



金門文學叢刊

【第一輯】

失去的春天

陳長慶 著

金門縣政府
聯合出版
聯經出版公司

《金門文學叢刊》

失去的春天

◆ 陳長慶 著

失去的春天 / 陳長慶著. --初版.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3 年（民 92）

304 面；14.8×21 公分。

（金門文學叢刊：km001）

ISBN 957-08-2660-6(一套：精裝)

ISBN 957-08-2647-9(單冊：精裝)

857.7

92018671



陳長慶

1946年8月2日生於金門碧山。讀完金門中學初中一年級因家貧輟學。後進入金防部福利單位擔任僱員，歷經數年歷練，始由會計晉升經理，並在政五組兼辦防區福利業務。暇時戮力自修，發表作品。1973年與友人黃振良、林媽肴等同好創辦《金門文藝》，擔任發行人兼社長。並由台北「林白出版社」出版發行《寄給異鄉的女孩》、《螢》等二書。之後離職經營「長春書店」，停筆二十餘年。1996年復出，自此新詩、散文、小說創作不斷。著《再見海南島海南島再見》、《失去的春天》、《同賞窗外風和雨》、《秋蓮》、《何日再見西湖水》、《午夜吹笛人》、《春花》、《冬嬌姨》、《木棉花落花又開》、《夏明珠》等書。另由白翎編著《陳長慶作品評論集》乙冊。上列各書均由台北「大展出版社」出版發行。其作品已編入《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》（1999版）及《台灣文學作家年表與作品總目錄》（1945-2000）。

金門·打造文學黃金島

炷烽自就任以來，始終以「觀光立縣，文化金門」的宏旨，期勉鄉親同心愛金門，協力建家園，為實踐「讓兩岸認識金門，讓金門走向世界」的終極目標，開創金門美好的遠景而努力，在海內外鄉親的期許下，我們正戮力拓展大家的希望與未來。

當前金門鄉親僑居海外，旅居台灣各地甚多，但對於金門，卻都有著同樣的關懷與期待，炷烽甚為感謝他們對家鄉的關心，並深刻體認這種關懷鄉土，熱愛家園的濃郁情誼即是深厚的文化表現。這種濃烈情懷，藉由文學的力量引發出來，讓人更加體認金門這塊島嶼的魅力所在，《金門文學叢刊》的出版，正有其時代的意義與寬廣的標的。

金門位居大陸東南海隅，自晉以來，即深受中華國祚脈絡牽動，跟隨著波濤起舞，而醞釀著豐富的人文資源。隨著時代潮流前進，金門因戰火而知名國際。更因地緣而關聯著兩岸未來的動向。在世代更替中，金門並未能因蕞爾小島而倖免於難，卻因豐碩的人文背景而崢嶸世間，因而有「雄鎮海門」之期許，更有「海濱鄒魯」之美譽。

民國以來，金門與海棠生命歷程更加緊緊在一起，盜寇侵犯、戰火頻仍，艱困的環境猶讓

金門更加堅韌與紮實。飽受戰火洗禮的金門，猶為台澎寶島屏障，因傲然挺立而舉世震驚，終以堅強堡壘的風貌屹立於國際舞台上。

當前國際地球村的熱潮蔓延之際，金門集閩南、僑鄉、戰地等獨特的風格背景顯得格外醒目。邁過千禧年，金門更扮演著心繫兩岸，情牽萬里的臍帶要角，捨我其誰的拉緊兩岸鄉親的心手，抓緊著國際世人的眼光，金門雖為蕞爾小島，卻是座散發著金鑽般光芒的島嶼，在中華與國際間撰寫著傳奇的史篇。

文化為立縣之張本，文學則為文化發展之根基。文學不僅具體反映著鄉親們的生活實況，更豐潤了鄉親們的生活內涵。歷史的長河鋪成金門豐碩的薈萃人文，匯集著豐富的寫作素材，提供了金門文學無限寬廣的可能，在「文化金門」的宏旨下，《金門文學叢刊》因而問世。

金門早期豐富的人文資源，近五十餘年的戰地體驗，提供了鄉親想像與寫作空間莫大的發揮。《金門文學叢刊》解讀著文化的金門，在時間的縱線上表現其生命歷程的豐富多變，空間的橫線上則展現著繁衍海內外的濟濟人才，這一套叢刊，正是寫出這一代金門鄉親的責任與厚望，企望描繪出金門的豐盛與堅實。

幾十年來，眾多熱愛寫作的鄉親們，默默地在文學園地裡耕耘不輟，過程辛苦，卻樂在其中，如今在文壇上皆做出一番貢獻。《金門文學叢刊》記述著文學的金門，鄉親們基於關懷金門，熱愛家鄉，進而以感恩心情去觀察社會，瞭解家園，並以神來之筆，描寫著理性的家鄉與

感性的鄉情，結合文化尋根與熱愛鄉土，鄉親們終於探求到文學的真諦。

《金門文學叢刊》的出版，正為眾多熱愛寫作的鄉親們開啓發表成果的園地，不僅是對他們的努力做出歷史的肯定，更期望藉此推展文藝活動，落實文化扎根工作。我們更盼望地區眾多文藝創作者能共襄盛舉，延續文學薪傳，共同拓展一條堅實的文學大道。

《金門文學叢刊》的編成，係以金門的歷史發展為經，鄉親們的生活軌跡為緯，整合出版海內外金門籍作家的作品集，藉以展現出「文學的金門，活力的島嶼」。在叢刊中，鄉親們將濃郁鄉情融入字裡行間，為花崗岩島留下永垂不朽的詩篇，堅實的金門終將逐步成為馨香四溢的文學之島。

我們希望《金門文學叢刊》能夠走進每個鄉親的家庭與心靈，開啓全民閱讀風氣，在濃烈書卷裡體會分享與感恩的真義，讓海內外的鄉親得以從文學中親近金門，進而從文學中激發愛鄉濃情。大家藉由文學的共鳴提升為文化的根植，我們以貼切的心與熱烈的情共同打造「文化金門」，期勉金門成為儒林之島。

我們盼望《金門文學叢刊》能夠打動世人的心，就從這一份文學盛禮，讓我們向大家推介花崗岩島的真善美。在千百年來的歷史鍛鍊中，金門雕琢成一個堅實剛毅的堡壘，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中，我們卻能體認著她深藏內心的溫柔與真誠，金門鄉親始終關懷世界，金門也期待世人的關懷。

我們期待《金門文學叢刊》能夠成為經典，並呈現金門的完美，進而與世人相互關懷與勉勵。我們期望凝聚海內外鄉親心向故鄉的濃郁情愫，且令兩岸炎黃子孫認識金門，關懷金門，更讓金門與世界同步翱翔在新的世紀裡。

李心峰
識
癸未年中秋佳節

踽踽人生路（代序）

陳長慶

人生的機遇有時是難以想像和預料的，在高學歷掛帥的今天，想不到我這位靠著自學、獨自摸索，而在文學園地裡踽踽獨行的老年人，書寫出來的作品，竟能獲得評審們的青睞，列入《金門文學叢刊》出版發行；它或許是我此生最大的殊榮吧！

不可否認地，在浯鄉這塊文學園地裡，我並不是一個勤奮的園丁；甚至還是一個被通緝過的逃兵。爾時的懵懂和惰性，中斷我二十餘年的燦爛時光、青春歲月；讓我在文學的扉頁裡，留下一段空白。雖然它曾經帶給我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創作靈感，但無情的光陰卻一去不復返，銳利的筆尖已生鏽，桌上的墨水已乾涸，潔白的稿紙已腐蝕，徒留滿頭華髮在人間。然而，面對這塊孤立在福建南端、九龍江口外的小島嶼，面對這片曾經被砲火摧殘和蹂躪過的土地，面對著先民遺留下來的田園和宅院；莫不懷抱著一顆感恩的心，以及一份誠摯的敬意，只因爲它是孕育我成長的母親。

而今，金色的年華已走遠，二十餘年後整裝再出發，已是物換星移、日薄西山的老時。兩岸的軍事對峙已逐漸地和緩，無情的砲火已不再蹂躪這塊島嶼，實施近四十年的戰地政務，在

島民的期盼下，終於宣告終止；長久被壓抑的言論自由也同時獲得解放。因此，我試著以文學之筆來記錄那個悲傷的年代，想為讀者留下的，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或一篇小說；而是為生長在這方島嶼，與走過烽火歲月的島民作見證。於是我以青春和愛情作為本書的主題，讓歲月隨著時光流失，讓情感因環境而生變，讓渺小的生命回歸到原點；更讓我們緬懷六十年代艱辛苦楚的農耕歲月，以及軍管時期、戰地政務體制下的悲傷和恐懼。

人的思想往往會隨著歲月而老化，環境也會因社會動盪而變遷。當《失去的春天》在《滬江副刊》連載後，我深深感覺到，文中尚有言不盡意之處，然我並沒有刻意地去修飾和美化，只想保留當初創作時的那份老純真。因而，它距離完美尚遠；雖然文學美其名是用藝術方法來描寫人生的作品，亦是真實人生的反映，但讀者往往會憑藉著個人主觀的意識作不同的解讀和詮釋。

冀望讀者們，對一位自小失學的老年人，毋須過於苛求。請以讀小說、看故事的心情，讀完每一個章節；讓陳大哥、顏琪和黃華娟的身影，在你們心中長存。讓淳樸的民風、怡人的景致，在你們腦海裡蕩漾。也同時獻上我虔誠的祝福：願你們生命中的春天，永遠光輝燦爛！

面對全心全意悠悠蕩蕩的人生歲月，內心焉能重萌輟筆的意圖。儘管頂上無烏紗，胸前無勳章，復無傲人的學歷、得獎的次數可炫耀。然而，文學卻猶如是我心中的春陽；當我踏上這

條不歸路，即使它崎嶇不平、坎坷難行，我依然會一步一腳印，無怨無悔地走到它的盡頭……
感謝同在這方島嶼，相互扶持、相互鼓勵的朋友們！

二〇〇三年七月於金門新市里

謹以此文獻給遠在天國的長官和朋友——

感謝他們在任時，對一位苦學青年的關懷和照顧。只是昔日的「青年」，已是今日的「老年」。一顆赤忱感恩之心，始終銘刻在心頭，不是浮貼在臉龐。願來生他們依然是我的長官和朋友。

為故事啓開序幕的老石——石班長，也不幸於一九九四年秋天，因食道癌病逝於花崗石醫院。

陪我走過青春歲月的顏琪小姐，雖然已離我遠去，走到一個遙遠的地方。然而，她美麗的容顏、悅耳的聲韻，時刻都在我的心湖裡蕩漾、在我夢中縈繞。我情願伴隨在她的情影下，走完孤單的人生旅程。

而黃華娟呢？那位擎舉著炬光的白衣天使……

第一章

走出陰冷的武揚坑道，冬陽並沒有把刺骨的寒風帶走。兩旁光亮的尤加利樹，樹梢隨風飄動的葉片已微黃。我無語地靠在粗壯的主幹上，享受冬陽映照下的一絲暖意。

「炊事班」開始行動了，老石挑了兩桶飯，矮胖的身軀、滿腮的鬍鬚，頰上那道深凹的疤痕，是挨了八路一槍的標誌。雖然他的面貌不揚，但武揚營區百餘位官兵的饅頭和米飯，都是由他一手包辦，卻從未出過任何的差錯，這是他引以為傲的。

隨著午餐鈴聲的響起，在坑道裡辦公的官兵，在武揚臺排練的藝工隊，都相繼地來到餐廳門外等候；這幅情景，多麼像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大家庭。

「毛澤東！」驀然，一聲悅耳的清音，由藝工隊那群女生中傳來。

「乾女兒！」老石用手托著扁擔，停下腳步，笑嘻嘻地看著向他揮手的那位女隊員。

餐廳外的男男女女都被這突來的唱和，高聲而愉悅地笑著。

「誰是你的乾女兒？臭美！」甜甜的粉臉，嘟著小嘴；白皙的皮膚，修改過的草綠軍服，服服貼貼地穿在她的身上，襯托出婀娜多姿的曲線。

然而，他們輕鬆的對話，卻沒有減輕我的餓意，雖然同在一所餐廳用餐，藝工隊亦由我們五組來督導，但我承辦的是「福利」，他們到組裡接洽業務，找的是康樂官；我也不敢去惹、去碰那些走遍東南西北，看過萬水千山的女藝工隊隊員。

或許是年輕吧，肚子餓得快、飯也吃得多。同桌的同事都已相繼離桌，我依然扒著飯，慢慢地細嚼慢嚥。老石總是好心地從組長的桌上，把剩下的菜端來，讓我吃個飽。

和老石建立起深厚的友情，是在一次理髮上。他從一點半起，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，還沒輪到他修面刮鬚，而他又必須在四點前趕回廚房下米煮飯。於是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他找上了我。誠然我們的年齡相差著好長的一段距離，職務也有所不同，但我能體會他那時候的心情。於是我交代管理員，把他安排在較空閒的「軍官部」理髮。依規定軍官部服務的對象，必須是少校以上的軍官；而老石是上士，一位身經百戰的老兵，一位面惡心善的北方漢子。當他理完髮，從椅子站起時，那份洋溢著喜悅的滿足感，久久地停留在他的面龐。然而它只不過是我經管的業務範圍之一，只要能減免一場紛爭，大家不傷和氣，卻也是值得我這樣做的。

我放下碗筷，取出手帕擦擦唇角。老石挑起空飯桶正準備離去，我好笑地問他：

「石班長，怎麼藝工隊那位小姐叫你『毛澤東』？」

「奶奶的，還不是看俺這副醜相。」他指指自己的臉，笑著說：「那個小女孩長得眉清目秀，伶牙俐齒、純潔可愛，不像其他的女孩，浮華油條。年紀一大把了，跟她們開開玩笑，仿

佛也年輕了許多。」

不錯，依老石的年紀，如果不是受到戰亂的影響，在老家，或許早已是兒孫滿堂了。除了軍隊千篇一律的任務外，他們何嘗不想家、不思鄉，不想求取心靈上的慰藉！女孩叫他「毛澤東」。明知老毛是禍國殃民的始作俑者，然而他卻不以為意、不以為忤。她甜甜的笑靨，柔柔的聲音，怎不讓他想起家鄉的妻子兒女？

「如果以後她膽敢再叫你毛澤東，你就叫她『藍蘋』。」我爲他出了個小小的點子。

「誰是藍蘋？」他不解地問。

「毛澤東的愛人同志，江青早期的藝名呀！」我笑著爲他解釋。

「好，好主意！俺就跟她開開玩笑。」他高興地說。

第二天，依然如故。女孩見到他，又高喊了一聲：「毛澤東。」

老石把兩桶飯輕輕地放在地上，喘了一口氣，遙對著女孩不慌不忙地揮起手：「嗨，藍蘋！」

操場上等候用餐的官兵，被老石這突如其來的舉動笑彎了腰。然而，女孩卻莫名其妙地左顧右盼著。

「你們笑什麼呀？」她迷惑地問。

「藍蘋是毛澤東的老婆！」操場上有人說。

一陣笑聲過後，女孩的臉終於紅了；那份頑皮、淘氣模樣已不復存在，只那麼好笑又好氣地瞪了老石一眼。

老石重新挑起了飯桶，滿懷滿臉的喜悅，在他內心裡久久地停留著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爲他獻計的我，卻倒了大楣。老石敵不過小女孩再三地追問與糾纏，坦誠地告訴她，是福利站經理教他的。

飯後，我與老石同時步出餐廳，四位藝工隊的女生卻阻擋住我的去路。那位甜甜的女孩雙手插腰，嘟起嘴問：「你就是經理？」

我微微地向她點點頭。

「經理不都是一些老頭子嗎，怎麼你那麼年輕？」

「不錯，經理本來就是老頭子。」我笑著說，「妳也別插腰，快快叫聲叔叔。」我趁機想殺她的銳氣、滅滅她的威風。

「喂、喂、喂，你有沒有搞錯？我還沒找你算帳，你卻先佔我的便宜。」她理直氣壯，用食指重複地在我眼前比劃著說：「我爸爸今年六十歲啦！」

「找我算帳？我欠了妳啦？」

「少裝蒜！」她氣得不禁雙手又插起了腰，「你思想有問題啦，怎麼知道毛澤東的太太叫藍

蘋？」她迫人地問。

「妳想算的就是這筆帳？」我情不自禁地笑出聲來。站在一旁的老石也樂得哈哈大笑。

「還笑！」她自己也笑出聲來，手握拳，做了一個想搥人的手勢。

「我不但知道藍蘋，還知道她以前是藝工隊員。」我正經地說。

「真的？」隨著好奇，她的架式也放低了。

「想聽嗎？」我故作神秘。

「當然。」

「好。」我伸出手，假裝要拉她，「先帶妳到軍法組報到，妳思想有問題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她大失所望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。

我沒有再理會她們，快步地離開。

說真的，在武揚營區服務，也有好些日子了。然而，今天卻是我第一次與女藝工隊員說話。平時對她們為配合節慶而做的那些教條式的表演、八股式的演出，一直是興趣缺缺。尤其是女隊員，時有緋聞傳到組裡，對她們更是不敢領教與沒有好感。當然，這只是我主觀的看法。儘管我不想看她們的演出，但索取入場券的朋友卻大有人在。我主觀的意識並不能否定她們存在的價值。